
乌尔茹姆少年

安·戈卢别娃 著
永利、宜陵 译

责任编辑：海 石
装帧插图：姜 录

乌 尔 茹 姆 少 年

〔苏〕安·戈卢别娃 著

永利、宜陵 译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（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）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·印张 8·插页 2·字数 159,000

1982 年 6 月第 1 版

198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4,200

统一书号：10093·447

定价：0.65 元

目 录

第 1 章	一所小房子和住在里面的人	7
第 2 章	库兹莫芙娜	14
第 3 章	谢辽沙的祖母	20
第 4 章	孤 儿	23
第 5 章	贫 困	31
第 6 章	去孤儿院	35
第 7 章	“教养院”	39
第 8 章	受教养的儿童	46
第 9 章	孤儿院的生活	49
第 10 章	回 家	55
第 11 章	上 学	60
第 12 章	孤儿院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	71
第 13 章	乌尔茹姆市立高等小学	79
第 14 章	老师和学生	85
第 15 章	萨尼亚——实科中学学生	90
第 16 章	二年级学生	97
第 17 章	演 戏	106
第 18 章	为什么是这样?	114
第 19 章	乌尔茹姆的长官	117
第 20 章	“恩 人”	123
第 21 章	在 喀 山	128

第 22 章	住在屋角的房客	132
第 23 章	新地方, 新人	137
第 24 章	联合工业学校	141
第 25 章	结交大学生	147
第 26 章	苦役犯	151
第 27 章	电动机事件	160
第 28 章	“慈善家”不慈善了	171
第 29 章	三人一起生活	178
第 30 章	童年好友重逢	183
第 31 章	政治流放犯	191
第 32 章	山脚下的小房子	194
第 33 章	第一个任务	203
第 34 章	乌尔茹姆河上的“火星”	207
第 35 章	秘密印刷所	210
第 36 章	城市沉睡的时候	215
第 37 章	在喀山的最后一年	224
第 38 章	学校风潮	230
第 39 章	从喀山回来	244
第 40 章	谢尔盖出走	249

我在写这本书之前，到基洛夫省的一个小城乌尔茹姆去过一趟。

“乌尔茹姆”这个词，在马里〔1〕语里的意思是：“看见了松鼠”。乌尔茹姆的居民说，很多年以前，这儿的茂密森林里有过许多松鼠。

从列宁格勒到乌尔茹姆要走很长的时间：先要乘火车到维亚特卡城，然后再坐马车走一百六十五公里。这是冬天走的路线。夏天可以坐轮船，从维亚特卡直接到达乌尔茹姆。

我是冬天到乌尔茹姆去的。河已经结冰，所以只能在维亚特卡雇马车。我找到的车夫是个不爱讲话的老人。他赶着一匹火红色厚毛的小马。他在低矮宽阔的雪橇上铺了许多干草。

这些地方冬天非常寒冷。我围着暖和的头巾，穿着大长皮袄和高过膝盖的毡靴，坐上雪橇，于是我们就启程了。

“喂，老大爷，我们什么时候能到乌尔茹姆？”我向车夫喊道。

“到乌尔茹姆？你也太性急了！你坐还没坐稳呢。”老人嘟哝着说。

〔1〕 马里人是苏联马里自治共和国的基本居民，旧称“车累米西人”。

就这样他什么话也没回答我。我想再跟他说说话，他只是回过头来斜眼看我一下，对马咂着嘴喊道：“你啊，驼背！快点走吧！”

雪橇的滑木在拐弯的地方发出刺耳的轧轧声，轭下的铃铛一阵一阵地响。我打盹了。雪橇猛然一震，把我惊醒。道路通到山下。右边现出一条结着冰的小河。农村的小木房几乎让雪埋到房顶，远远看去就象雪堆一样，只有烟筒和收音机的天线从里面露出来。

“这是‘新路’集体农庄，”车夫说，头也没回。“我们要在这儿饮马。”

我们向最近的一所木房拐过去，我从干草堆里爬出来。我们在农庄里过了一夜，天一亮就又上路了。

走啊，走啊，一切总是老样子。真让人看烦了，要是你眯上眼睛打个盹儿，等你睁开眼睛，一切都还是那个样子。不是松树就是枞树，不是枞树就是松树，好象我们就在原地没动一样。沿路雪地里竖着带条纹的里程标。这里两站间的距离很长，从一个集体农庄到另一个集体农庄要数完十个里程标，或者更多些。

我走啊走的，总是在想：乌尔茹姆是个什么样的城市呢？那里没有我认识的人，而且我是第一次到那儿去……

我只知道一件事：在乌尔茹姆有一所小房子，我们全国闻名的一位杰出人物就是在那里诞生并且居住过。我们所有的城市，都有用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、工厂、学校或者少先队。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谢尔盖·米洛诺维奇·基洛夫。

要是能在乌尔茹姆找到他念过书的那所学校就好了。也

许至今在一个教室里还放着他坐过的满是划痕、油漆剥落的课桌吧。

也许，在乌尔茹姆会找到他童年时代的熟人。

“老大爷！”我问车夫。“我们快到乌尔茹姆了吧？”

“你再忍耐一会儿吧。”

就这样我们走了四天，到第五天，将近黄昏，才看到令人愉快的灯光在前面闪烁。

“你看，这就是乌尔茹姆了！”车夫说。

小马灵活地碎步跑下去，我们很快就来到集市的广场上。这里空旷而寂静，只有一条毛茸茸的大狗边嗅着积雪，边在售货棚中间跑动，还有一个裹着长羊皮袄的守门人，在合作社旁边的门廊上打着盹儿。

我的车夫脱下粗糙的手套，塞在腰带里，转过身来对着我，忽然说起话来。我怎么也没想到，原来他这么爱说话。

“我叫季莫费依·巴雷奇，”车夫说。“我是此地人，乌尔茹姆人……在这儿住了七十二年了。这儿的每根小木桩子，每块小石头我都熟悉。喏，比方说，谁住在这所房子里？你不知道吧？可是我知道。教师弗拉季斯拉夫·巴甫洛维奇·斯巴斯基住在这儿。他是此地乌尔茹姆人，他的父亲在我们这儿当过医师。喏，你看，他的窗子里有灯亮。他睡得很晚。谁在这斜对面住过呢？商人察列果罗德采夫在那儿住过。他得结石病死了。他痛得哇哇叫，满街都听到了……你看那边，山脚下有白石头围墙的地方，原是拘留所，现在好象是仓库……你看下边，这所房子，本来是商人哈尔拉莫夫的铺子和邮局。过去哈尔拉莫夫是最有钱的商人，”老人咂一下嘴，

摇摇头说。“他的铺子里点过三盏汽灯。他用过两个店员和一个学徒。现在苏维埃政权在这所房子里建立了‘集体农庄庄员之家’……你下来吧，客人，我们到了。”

老人在一所两层的砖房门前站住，拉一下门铃的铁丝。过两分钟，一个围着细绒大毛头巾的女人给我们开了大门。老人留在漆黑的院子里卸马，我跟着女人走进屋里去。

“您从哪儿来？”我们走进办公室的时候，她问我道。

“从列宁格勒来。”

“是出差还是到我们这儿来工作？”

“是出差。我想写一本关于基洛夫同志童年时代的小书。要找一些了解他的人。”

女人两手举起来一拍，说：

“这事我完全能给您帮忙！过一条街住着一位姓萨玛尔采夫的公民，他的名字叫亚历山大·玛特威耶维奇。他跟谢尔盖·米洛诺维奇一块儿长大，所以这个人能给您讲很多事。”

我感到很高兴。

“我怎么能快点见到他呢？我马上就去才好。”

这当儿，我的车夫走进办公室来。

“季莫费依·巴雷奇，”女人说，“你能不能带你的客人到自由街去找萨玛尔采夫？我本想自己带她去一趟，可是今天我值班。”

“那条街原先叫什么？叫波尔斯托瓦洛夫街，是不是？”车夫问道。

“是啊，不过现在叫自由街。”

“好吧，可以带她去。一抬脚就到了。”

过半小时，车夫把我带到波尔斯托瓦洛夫街。天下起鹅毛大雪。沿着房边铺的窄木板道又滑又不平。风吹得雪几乎堆到窗口。

“瞧，路变得多么泥泞。幸好咱们来得巧，不然就得卡在半路上了。”

我们走过两条样子很相似的小巷，往左拐。

“好了，总算到了，”老人停在一所旧木房前面，说道。
“客人，敲门吧。让主人来招待客人吧。”

给我们开门的是一个身材矮小的白发老太太，手里拿着毛线活。

“萨玛尔采夫家还没有睡吧？”老人问她。

“嗯，好象已经躺下了……”

我的车夫往前迈进一步。

“怎么都躺下了？得叫他们起来。她多半是从列宁格勒来的！”

远处一个房间里，有人咳嗽起来，一个男人的嘶哑的语音问道：“谁呀？”

“亚历山大·玛特威耶维奇，您还没睡啊？”老太太说。
“这儿有人从列宁格勒来找您，喏，坐马车来的。”

房间里又咳嗽一阵。然后有移动椅子的嘎吱声，一个身材高大的白发老人，身穿白色斜领衬衫，脚蹬黑毡靴，在灯光下眯着眼睛，走进厨房来。

“请您到屋里来，”他说。“我能为您做什么事吗？”

我讲明来意。

“那好吧，我知道的都讲给您听。我和谢辽沙是一块儿长

大的。小时候我叫他谢尔加。他真正的姓是柯斯特利科夫。我跟他就住在这条街上，从这儿再隔一所房子……只可惜我不善于讲话……好吧，我就尽我的力量讲吧！”

这天晚上，亚历山大·玛特威耶维奇·萨玛尔采夫给我讲了很多事。

我离开他那里已经很晚。四处的灯光都熄灭了。整个乌尔茹姆象偏僻的乡村一样，在冬夜里沉睡。不知什么地方方的院落里，狗在吠叫，也跟农村一样。

早晨，我去看了看萨玛尔采夫家旁边那所小房子，因为昨天夜里没看清楚。

那是用圆木盖的老房子，由于年代太久而变得发黑，房基深深地陷下去。靠近地面的地下室的小窗户上，昏暗的玻璃闪着微弱的光。

我顺着街道走了走，到过去的乌尔茹姆市立高等小学去了一趟。晚上，亚历山大·玛特威耶维奇带我找一些很熟悉谢尔盖·米洛诺维奇·基洛夫的人，那时候他叫谢辽沙·柯斯特利科夫。他们当中，有的人了解他的童年，有的人跟他在一个学校里念过书，有的人遇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是小伙子了。这些人所讲的事情，对我这本小书的创作帮助很大。

但是，关于谢尔盖·米洛诺维奇的童年，我还是从他的姐姐安娜·米洛诺芙娜和妹妹叶丽莎薇达·米洛诺芙娜那里了解得最多。

第 1 章 一所小房子和住在里面的人

1886 年，也就是半个多世纪以前〔1〕，大城市里差不多还没有电灯，当然在乌尔茹姆就更不用说了。街上点着煤油灯，光线十分暗淡。冬天，灯上落满飞雪，只有时隐时现的一点亮光。一经风吹雨打，街灯就常常完全熄灭。各家各户也都点煤油灯。有钱人家点的是带彩色玻璃罩的青铜灯和瓷灯，可是一般人家点的只是白铁做的油灯。

街上，尤其是在秋天，总是格外昏暗、泥泞，无论坐车还是步行，都很难通过。街上的烂泥直到夏天才能晒干，然后又变成干燥刺鼻的灰尘，城里就满是尘土。仲夏，路旁的青草和树上的叶子都蒙着厚厚的一层灰色的尘土。

在城里，只有奔流的乌尔茹姆河和中心街道上的老杨树才干干净漂亮。

这条中心街道，按照挂在市政府那张平面图上的名称，叫做复活街，可是乌尔茹姆人都管它叫“大街”，至于别的名称，他们根本不管。

天气刚一转暖，就有一个全城人都知道的老茨冈〔2〕流浪乐师来到这条大街上，带着一只脱了毛的绿鸚鵡。它站在老乐师的头上，用爪子紧紧抓住主人的肮脏卷发。老流浪乐师

〔1〕 本书于 1936 年问世，以后不断再版，直到 1962 年仍作为“革命历史丛书”之一出版。——译者

〔2〕 对吉普赛人的别称。——译者

总站在商人家的窗外乞讨。他可不敢走进院子，因为差不多每家院子里都用锁链拴着一只大恶狗。流浪乐师身后，总跟着一大群当地的孩子，他很少到这些孩子住的街道上去。在那些偏僻小巷里，住着靴匠和砌炉匠一类穷人，老乐师在这些地方当然别想得到什么，因为他们自己都是勉强糊口。

这些小巷里的房子，全是破旧的小木房，它们跟大街上那些完全用砖砌的、装有高大木板门的房子根本不能比。在砖房里住着乌尔茹姆的商人和长官。复活街上最上等的房子要算是警察局了。这里大门口带条纹的岗棚旁边，总站着一个拿着枪、留着小胡子的哨兵。他挺着胸，笔直地站着，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一个地方。从警察局再过去两个十字路口，有一排长长的白房子，窗子带铁栅栏，那是监狱。当地孩子们经常躲着大人偷偷跑去，看一群群囚犯怎样被押进监狱，他们衣衫褴褛，披头散发，面孔浮肿。有时，囚犯中有穿大学生制服、西服上衣和黑色斜领衫的人。乌尔茹姆人把这些人叫做“政治犯”或者“造反者”。

犯人在街道中间走，押解的人拿着出鞘的军刀，骑着马在街道两边走。

他们站在马蹬上欠起点身子，怒气冲冲地叱责孩子们：“靠后！”

马斜着眼睛，打响鼻。

押解到乌尔茹姆来的“政治犯”，至少要在这里呆三年，有些人要呆五年。他们的生活好象是自由的，实际上他们没有警察的许可寸步难移。他们是被流放的人。

谢辽沙·柯斯特利科夫在波尔斯托瓦洛夫街出生，度过



童年，这条街上就住过一大批流放犯。他们有些人服满刑期离开了，就有另一些人又被押解到这里来。流放犯住在波尔

斯托瓦洛夫街尾，山脚下一所房子里，谢辽沙的家也在这条街上，不过是在另一头，靠边第三所房子。

柯斯特利科夫一家人口不太多，有父亲、母亲和三个孩子。姐姐叫安纽达，老二是谢辽沙，妹妹叫丽莎。谢辽沙还有个老祖母，叫美拉尼娅·阿夫杰耶芙娜，或者象大家平时称呼的那样，叫玛拉尼娅。不过她单独过日子，在一个姓彼列沃兹奇科夫的官员家里当保姆。

柯斯特利科夫家只住房子的小半部分，大半部分出租给萨玛尔采夫家。这所房子有五个窗子，都面向街道：萨玛尔采夫家占三个，柯斯特利科夫家占两个。

谢辽沙的父亲靠偶尔挣来的微薄工资，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。有一个时期他想出去工作，在林务区找到个巡逻员的差事。可是，那儿给的工钱太少，一家人勉勉强强对付着过。家里又贫寒又简陋。厨房里有一张歪歪斜斜的木板桌，上面铺着一块旧油布。桌子两边各有一条长板凳。墙上挂钟，钟摆已经生锈。这钟总是走得快，往往瞭望台上刚打十二点，可是一看这个钟，却已经一点半了。

厨房的一角放着一张嘎吱嘎吱响的木床。谢辽沙的母亲睡在上面。孩子们睡在象农村人家里那样的高板床^{〔1〕}上。

家里除了厨房，还有一个房间。它被冠冕堂皇地称为“上房”，可是里面所有的家当只不过是四张旧椅子，上面的油漆很久很久以前就磨掉了，还有一张桌子，铺着编织的桌布。

这个房间的一角，有个放茶具的旧柜橱，上面是玻璃的，

〔1〕 装在炉子和侧壁之间的一种宽木床，有一人高。

下面是木头的。橱上有三个抽屉，下边的一个抽屉从来也没打开过。茶具摆得很好看，总是放在柜橱里不用。因为家里每天只熬素白菜汤，有铁锅和陶盆就足够用的，粥和土豆用陶盆盛就行了。柯斯特利科夫家的饭食很简单。孩子们有的时候能喝到自家喂的山羊希姆卡的奶，复活节和圣诞节前夕才能美美地吃到白面包圈。

谢辽沙满六岁的时候，在市场上看中一个玩具小木马，那是一匹菊花青马，有一条用新椴树皮做的尾巴。这可爱的小木马总共只要六个戈比，可是母亲没有这点闲钱，谢尔盖就没买成。母亲为安慰儿子，用破布给他缝个小球了事。不过谢辽沙和他的朋友萨恩卡·萨玛尔采夫没有玩具也有办法玩。他们玩木棒，那是有一次一个熟识的木匠给他们带来的，或者玩投钱游戏和老鹰捉小鸡。

夏天，他们最喜欢在乌尔茹姆河里游泳。他们在河里一呆就是几个钟头，往往要游到皮肤发青、满身起鸡皮疙瘩才罢休。他们比赛游泳，在沙滩上打滚儿，从头到脚滚一身沙子，然后又扑通一声跳到河里去。就这样他们在河边呆一整天。为了不让太阳晒得太厉害，他们头上顶着牛蒡叶子，这就是所有的衣服了。

每到晚上，他们把邻居家的孩子叫到自己家院子里来，玩追人儿或捉迷藏。

院子里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角落，能够让孩子们藏得非常好。比方说，藏在马棚上面，或者藏在板棚下面的坑里，这个坑是母狗沙利克下小狗的时候挖出来的，里面又阴凉又潮湿。孩子们还藏在菜园里，藏在黑暗的穿堂里一个旧的干裂

的大桶后面。

可藏的地方多着呢。院子很大嘛！

有时，孩子们玩捉迷藏的时候，互相换衣服穿。他们穿着别人的衬衫，还故意从角落后面露出肩膀或者胳膊肘。那个捉人的孩子一下子就上钩了。“萨恩卡！”捉人的孩子喊道，“萨恩卡！”可是这根本不是萨恩卡，而是穿着萨恩卡衬衫的柯尔卡·萨佐诺夫。可是捉迷藏或者追人儿，只能有一大群孩子的时候才能玩，等到只剩下谢辽沙和萨尼亚两人，他们最常玩的就是用沙土和粘土造水坝或者碉堡。不过，事情不总是那么顺顺当当，他们俩有时也要发生争吵。萨尼亚虽然大两岁，已经上学，可是他比较好静，有点儿蔫：开始玩的时候，他挺乐意，可是一会儿就没兴趣了，光坐在地上无精打采地揉搓粘土。谢尔盖可不一样，刚一跑到院子里马上就喊道：“喂，萨恩卡，咱们造碉堡吧！……喂，咱们削木棒吧！……喂，咱们去捉梭鱼崽子吧！……”孩子们把小梭鱼叫做梭鱼崽子。

两个淘气的孩子常到磨坊旁边的池塘去捉鱼。他们要是捉得多，回家时就欢蹦乱跳、又喊又笑。笑得最厉害的是谢尔加。他的嗓子里发出咯咯的声音。

邻居们叫谢辽沙“小机灵”，家里人叫他“小打听”，因为他对世界上的事全想知道。他对萨恩卡，也常常没完没了地问这问那。他一打开小学课本，总是央求说：“教我，教我念吧！”

萨恩卡为了摆脱他的纠缠，就把随便看到的三个字母 П、С 和 О 教给他。

谢辽沙马上给这三个字母想出外号：П 是 大 门，О 是 面包圈，С 是 半个面包圈。他不停地用小棍在地上写这三个字母，后来又想起用木炭在板棚墙上描画出来。П、О、С 三个弯弯曲曲的字母画得极大。为了这桩事，父亲把他好好地训了一顿。这以后，他再也没有往墙上乱涂乱画过。可是他对学习的兴趣丝毫没有减退。他每天都要向萨尼亚打听学校的事情：学校里都有什么，那儿怎么样？在家里他总是唧唧唧唧地说：“噶，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上学啊？送我上学去吧！”

“你哪能上学，你还小呢，”谢辽沙的母亲说。